

探索异彩纷呈的军事世界

饱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线装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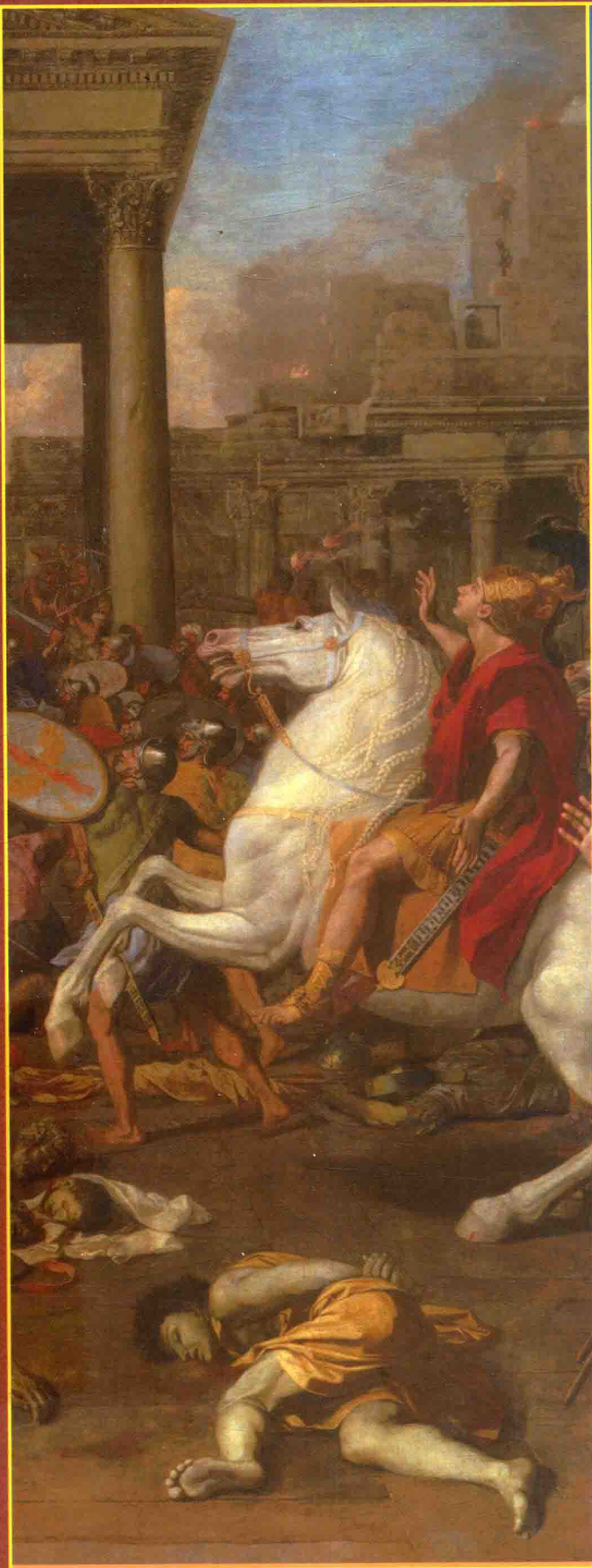
军事知识大博览



第四册

【图文珍藏版】

王佳乐◎主编



世界传世藏书
【图文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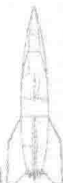
军事知识大博览

军事知识大博览

王佳乐◎主编

第四册

綫裝書局



(十六) 柏林战役

攻克德国的权力中心柏林,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可替代的荣誉和功勋,日后也会给占领它的国家带来无法估量的政治利益。作为在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上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也是以铁腕著称的斯大林来说,柏林是他此次战争的终极目标,除了荣誉和雅尔塔会议的讨论结果外,战后重建欧洲政治版图时,苏军在这里的存在无疑是促使天平向苏联一端倾斜的重要砝码。早在1944年11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基本上确定了柏林战役的企图,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东普鲁士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期间又进一步进行了明确。在美英盟军一方,此时对柏林问题发生了小小的分歧:向来对社会主义苏联持不信任态度的丘吉尔出于战后政治上的需要,强烈要求由美英军队占领柏林,而以军人角度看待问题的欧洲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出于对巨大的伤亡畏惧,决定遵守与苏联业已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将柏林划入了苏军的作战区域内)。丘吉尔到底也没能说服美国人,欧洲战场最后决战的重任最终还是落到了苏军的肩上。

1945年4月初,苏军已经攻至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的地方。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抵达奥得河,并在屈斯特林地区夺占了数个登陆场;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大加斯特罗泽至彭齐希之间逼近了尼斯河,并在某些地段逼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罗科索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肃清了格丁尼亚地区的德军集团,一部由但泽西北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肃清了德军东普鲁士集团。4月13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攻占了维也纳。柏林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块风雨飘摇中的“孤岛”,其东、南两面都直接暴露在苏军的威胁之下。

按照作战计划,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实际上是担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侧翼保障任务,以防止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受到来自北方的侧翼打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只是执行助攻的任务:该方面军应以其右翼部队参加柏林战役,左翼在突入德军纵深后要左转去参加布拉格战役,其作战计划的第一方案只以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1个坦克军由南面向柏林行动,其所属的2个坦克集团军(即近卫坦克第3、4集团军)的主力的行动方向是勃兰登堡、拉特诺和德绍方向。当然,该方面军也有一个以2个近卫坦克集团军向柏林行动的第二方案。苏军统帅部的最初计划将攻占柏林的任务基本上交由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来完成,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斗分界线分别划在了柏林的北面和南面。

在准备柏林战役的时候,朱可夫曾经建议总攻应在4月22日或23日发起,但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战后新欧洲的斯大林,为了防止英美联军抢先一步夺走自己的猎物,要求在4月中旬就必须开始向柏林做最后冲击。对于朱可夫向他呈报的作战计划,他在组织各方面军司令讨论确定了全线突击的作战方案后,于4月1日正式批准。根据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战役部署,攻占柏林这一无尚的光荣理应归属于朱可夫——他的“胜利元帅”。

从实力上看,朱可夫的方面军也理应获得这样的荣誉:由近卫第1、2坦克集团军(其

中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又加强了独立坦克第11军)、近卫第8集团军、突击第3、5集团军、第3、69、47集团军和波兰第1集团军及近卫骑兵第7军和最高统帅部炮兵部队组成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柏林正面集中了77个步兵师、315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4628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1531门火箭炮——他的技术兵器相对于整个柏林地区的德国军队来说,已占有绝对优势。朱可夫4月12日的战役命令则再一次体现了他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纵深突破的习惯:每个集团军在预计的进攻中正面只有7—10公里;在30公里正面上,平均每公里部署了76毫米以上炮270门—300门、坦克超过40辆。

德军在柏林方向的防御是重兵密集的纵深防御,包括奥得河—尼斯河地区及柏林防御地域:奥得河—尼斯河地区构筑三道防御地带,纵深20—40公里;柏林防御地域包括外层、内层和市区三道环形围郭。在屈斯特林登陆场之前和科特布斯方向,防御工事尤为坚固,这里集中了最强的军队集团。屈斯特林登陆场的德军每3公里正面1个师。每1公里正面60门火炮、17辆坦克。德军统帅部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苏军夺取柏林。而盟国也想抢占柏林,尽管反希特勒同盟各大国就柏林划归苏军作战区已达成协议。为了拔掉苏军在奥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桥头堡,德军在不影响防御稳定性的前提上已经尽了全力:空军甚至杀鸡取卵式的出动了“寄生飞机”——异想天开的德国工程师在战争后期把一架ME109或FW-190和一架JU88放在一起组成的怪物,在目标区上空分离后,在战斗机驾驶员操纵下,无人驾驶的JU88会像导弹一样携带3800公斤炸药撞向目标。但苏联红军历来在固守桥头堡方面颇有一套,无论是第聂伯河的渡口还是后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引以为豪的“小地”(这是有理由自豪的),德军都没能消除苏军的桥头堡,在苏军已经空前强大的1945年,德军这样做显然是徒劳的。

与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一样,斯大林此时的眼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为了保证日后与波兰的流亡政府在博弈中有更多资本,此计划中参加柏林战役的除了苏联红军,还包括波兰第1和第2集团军——这支由“流亡”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和1939年被俘的波军组成的队伍也是有相当战斗力的,他们分别被配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1944年底到1945年3月,苏军向他们提供了1个SU-85自行火炮团(第13团)和更多的SU-76火炮,除此之外,苏军还为波兰军队提供了T-34/85坦克328辆,并以71辆IS-2坦克组成了波兰第7和第8两个重型坦克团(不过柏林战役前,这两个团已经损失了45辆坦克,剩余的IS-2中有21辆又支援了在柏林以东损失较大的苏军)。

为了确保自己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苏军按照最高统帅部划定的进攻分界线,各方面军在4月5日—7日进行了沙盘图上的演习。当然,在这最后一次攻势即将开始前,苏军虽然在兵力和兵器方面享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但在德国腹地,如果想像斯大林格勒的“天王星”行动一样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尽管苏军在战役前采取了很多隐蔽措施,但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些努力被证明基本上是徒劳的。在1945年4月15日,一个在屈斯特林桥头堡南部被俘虏的苏军士兵告诉德国人,第二天早上,得到新式坦克和强大榴弹炮加强的苏军将发动强大的攻势,他同时供称,由于红军



此前在德国领土败坏的军纪,斯大林还要求前线部队必须军装齐整、梳洗干净,以“有教养的形象”出现在柏林。德国将军闻此消息后得出的结论是,俄国人准备在德国建立长期的共产主义制度,而其中中心就是目前还在第三帝国手中的柏林。

直接参加柏林战役的苏军共计3个方面军和配属的空军(即白俄罗斯第1、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一部,空军远程航空兵第18集团军(飞机800架),国土防空军和第聂伯河区舰队,再加上参战的波兰2个集团军,苏军总兵力达到了162个步兵师和骑兵师,21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4个空军集团军,总兵力25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4.2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6250余辆,作战飞机7500架。

德军主力此时仍在集中对付苏军。至4月16日前,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共有214个师(其中34个坦克师,15个摩托化师)外加14个旅。而当时对美、英军作战的只有60个人员装备不齐的德国师,包括5个坦克师,仅有约200辆坦克。防守柏林方向的是G.海因里希上将指挥的“维斯瓦”集团军群(辖坦克第3集团军、第9集团军),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所属坦克第4集团军、第17集团军(总计48个步兵师,9个摩托化师,6个坦克师,以及许多其他部队和兵团,共约10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040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1500辆、作战飞机3300架)。陆军总部预备队有8个师。此外,在柏林市还组建了200多个国民突击队营,守军总兵力超过20万人。

4月16日凌晨5时整,朱可夫下达了攻击命令,140多个探照灯一下子全部亮了起来,把德军阵地照得通明,20分钟后,苏军的炮弹呼啸着倾泻到德军的防御阵地上,轰炸机轰鸣着向德军头顶投掷下大量炸弹,整个大地都在可怕的颤抖之中。苏军乘机向对方阵地冲去。很快,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破了德军在柏林外围的第一道防御地带。与此同时,南面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亦于4月16日晨在尼斯河畔发起进攻,并且迅速渡过了尼斯河。

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防御地带后,当天中午即进抵到德军第二道防御地带,但是,当苏军推进到该防御地带的枢纽泽洛夫高地时,却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德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扼守每一条战壕,每一个散兵坑,使苏军损失惨重。朱可夫不断增加突击力量,并将2个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但几次进攻都被德军打退。4月17日晨,朱可夫集中了方面军的几乎所有火炮,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近千辆坦克排成一路纵队向前推进,前面的一批坦克被击中起火,后面的顶走它继续前进。苏军士兵高喊着口号向前冲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往上冲。此时防守在高地上的德军已是伤痕累累,最终经受不住苏军狂潮般的冲击,开始向柏林市区方向退却,4月18日晨,苏军终于攻占了泽洛夫高地,歼灭守敌近3万人,并继续向柏林城挺进。20日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先头部队第3突击集团军在库兹涅佐夫上将的率领下,抵达柏林近郊,使整个柏林城市区处于其榴弹炮和加农炮的射程之内。20日下午1时30分,苏军的地面炮兵群首次向柏林城内轰击。

奥得河畔德防线彻底崩溃后,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出,第三帝国存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4月20日,前一阶段尚未全面投入交战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



俄罗斯第2方面军渡过奥得河发起了总攻,以牵制并歼灭德军第3坦克集团军主要兵力,保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安全。得到步兵支持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顺利攻占了措森后,向柏林以南攻击,并即将切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维斯瓦”集团军群的联系。进攻一直不太顺利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20日局面则终于有所改观:19日日终完全控制泽劳高地后,部队半天之内就推进了10余公里,并攻占了明赫贝格等德军据守的要点。对于明赫贝格这样的小城镇,苏军则是以先遣小分队尾随溃退的德军冲进城区,然后在主力到来时再里应外合,瓦解了德军仓促间建立的防御。

为了迟滞苏军,德军不得已派出了一些坦克和强击火炮进行自杀式的伏击,尽管偶尔能略微打乱苏军进攻的节奏,但德军在柏林外围的防御土崩瓦解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这一天,”德国第56装甲军军长魏德林后来回忆道,“这是德军最为困难的一天,各部队遭受了巨大损失,筋疲力尽,再也顶不住优势苏军的进攻”。

当天的13点50分,突击第3集团军步兵第79军远程炮兵的152毫米加农炮和第47集团军近卫第30加农炮旅203毫米加农炮开始炮击柏林——这是德国首都20世纪以来首次遭到敌军地面炮火的袭击。直到第二天,德国人才发现,他们受到的轰击不是来自空中,而是来自近在咫尺的攻城苏军。不久德国人从动物园防空掩蔽部上的观察所,发现红军炮群距离柏林只有8英里——从这一刻开始,将有180万发苏联炮弹——也就是36000吨钢铁被无情地倾泻在柏林城内。

整个柏林市,这时已经在所有居民和守军的努力下成为了一座巨大的堡垒,德军把城市接近地分成了3道防御地区:外阻击区、外城廓和内城郭。柏林城内的防御,共分为9个防御区。市区构筑了交通壕并普遍地筑起了街垒,所有的临街建筑都被改造成为防御工事,高层建筑的窗户被加固后封死成为射击孔,以和地面上的街垒及地下射击工事构成交叉火力。在街道上,除街垒外还增设了防坦克障碍、鹿砦和混凝土工事。所有的火车站、桥梁和叉道口的接近地都被改造为坚固的支撑点,各条运河也是重要的防御地区。由于美英空军对柏林的空袭已经结束,为了不让保卫帝国首都天空的众多大小口径高炮“失业”,大量高炮被抽调去加强地面守军的火力,其中不乏威力巨大的88毫米高射炮。正在修理中的坦克,只要火炮还能射击就被拉去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隐蔽在十字路口和铁路桥边。

有意思的是,4月20日这天也是希特勒的生日。在炮声中,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恩精心设置了一个生日晚会,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和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等尚在柏林的高级将领悉数出席了这最后的晚餐。除希特勒外所有在座的人,此时都已意识到柏林存在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希特勒倒没显得特别沮丧,他对在座的人断言:“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不过,晚会刚结束,不少人就开始准备逃跑。

4月21日,苏军在前一天全线突破的基础上,开始部署对柏林的进攻,柏林已被苏军团团围住。刚刚度过生日的希特勒到这天却还没有绝望,在3月6日被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的原第11步兵师师长雷曼将军则摆脱了这个毫无前途的职务,希特勒要亲自掌握



柏林防务一由于4月18日希特勒就下令：“柏林划入第9集团军防区。柏林地区的所有武装部队，其中包括国民突击队，均应由第9集团军指挥。”这一天希特勒接管柏林防区后，亲自下令给党卫军的施坦因纳将军，叫他向柏林南郊的苏联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发动全面的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部队则也将全部投入战斗。

发布命令的当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施坦因纳反攻的消息。然而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凭他手中的4个残缺不全的师去反击苏联的坦克集团军，无疑是以卵击石。巧合的是，这一天，已经与德军城防部队交火的崔可夫近卫第8集团军等部队，按朱可夫调整后的计划需要调往柏林南部和东南，因此也面临着阵前转向这样比较复杂的局面。如果德军此时有能力采取积极行动，很难说柏林战役的日期是否还会拖延几天。然而，朱可夫令近卫第4军继续佯攻等隐蔽措施也没发挥多大作用——因为柏林城内的德军高级将领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根本不愿意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在柏林以南的第9集团军一部分部队，也已经处于即将被苏军合围的态势中，已难以挽救帝国的命运了。对于在科特布斯已经所剩无几的第4装甲集团军，希特勒的命令是向第9集团军靠拢。在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交战中，该集团军南翼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面对源源不断的苏军，希特勒的期望很快也落空了。

4月22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击集团所有的集团军都基本完成了调整，开始在市区全线展开作战。从朱可夫手中获得分享柏林权力的科涅夫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将实力最强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前出至柏林南郊特尔托运河一带。同日，在柏林西南的易北河畔，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按希特勒的命令，彻底放弃了对西线的防御，期望加入到柏林城防中去，但此时苏军已经到达了柏林以南，第12集团军几乎寸步难行。当天晚间，奉希特勒的命令，德国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前往温克将军的司令部，督促该部向柏林进发。在苏军方面，情况开始分化：一部分仍处在柏林外围的苏军，在向柏林市区的进击中可谓一帆风顺，特别是近卫第29步兵军，当天就前进了15公里，而已经遭遇到巷战的苏军，则开始再一次寸步难行。按照朱可夫命令投入市区作战的卡图科夫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在城市外围巷战的第1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4月23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二梯队第3集团军连同近卫骑兵第2军投入交战，隔断了德军第9集团军与柏林的联系。在柏林市区外围，别尔加林将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经过从凌晨开始的激战，强渡施普雷河后终于攻克了德军坚固设防的西里西亚火车站，菲尔索夫将军的第26步兵军和列热宾将军的第32步兵军率先冲入环城路以内的市区。紧接着，第9步兵军也渡过施普雷河插入德军内城。

4月23日，原来部署在柏林郊区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兵营里的元首警卫队2000多名战斗人员在党卫军旅队长孟克指挥下，行军7英里，进驻希特勒所在的新总理府。与希特勒做出同样选择的，除了一些死忠的“粉丝”和迫于律令的德国人，党卫军“诺尔兰德”师的挪威人、瑞典人，也即将退入柏林，甘愿为即将灰飞烟灭的“千年帝国”殉葬。

战场总是以瞬息万变呈现在作战计划制定者面前的：在苏军面前出现意料外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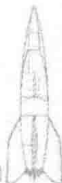


同时,也有些意料外的惊喜。4月22日夜到4月23日凌晨,近卫第8集团军正在考虑如何强渡施普雷河时,苏军近卫第28、29军各部队已前出到河岸边。战士们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供运动用的划艇和摩托艇,还有几艘载重量很大的驳船。各分队指挥员未等接到命令和指示,即在夜幕的掩护下渡过了施普雷河,然后,苏军又顺利强渡了达米河。渡河之后。近卫军营长谢马金和他的轻装步兵在没有重型火器支援的情况下,即通过环城公路,在森林的掩护下向市区进发,并且利用德军的疏忽和森林的隐蔽,以突袭方式歼灭了负责控制施普雷河渡口的德军。

4月23日之后,苏军的柏林巷战转入了以强击支队和强击群为主要方式的新阶段。苏军的进攻行动像正在收拢的绞索,在柏林市的周围越拉越紧。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近卫第8集团军、突击第5集团军、突击第3集团军、第28集团军等部已经从西南、西、北、南方向深入市区,进展最快的近卫第8集团军部队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舍纳威德机场和特尔托夫运河会师。至此,柏林一带的德军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柏林集团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德军在柏林东南作战的第9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各一部组成的强大的古本集团,已被苏联两个更强大的方面军合围。同时,该近卫第8集团军将进攻方向由南转向西北,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一起向市中心突击。在柏林城外,第47集团军和近卫第2坦克集团军则从城北绕过市区后开始转向南下,即将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第3坦克军北上的部队会师。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以主力关注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外,坦克第3集团军也开始以一部兵力从柏林以东北上合围柏林,集团军主力从柏林市的南郊杀入市区,傍晚,柏林通向外部的最后一条主要公路被苏军切断。

在柏林以南,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属雷巴尔科将军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马林多夫区与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左翼会师,加强有卢钦斯基第28集团军3个师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肃清了柏林西南郊的敌人,正在进行争夺施马尔根多夫的战斗。由于协同方面出现了问题,雷巴尔科的坦克兵遭到了苏军自己的航空兵的攻击而受到了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军大本营下达了训令,确定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斗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由腾瓦尔德通过马林多夫、腾珀尔霍夫直到波茨坦车站,线上各点均由乌克兰第1方面负责攻击。在4月25日日终时分,从柏林东北部南下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47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的部队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第3坦克军,在柏林以东的凯特坎地区会师,柏林市已经完全陷入了苏军的包围。但在市区的战斗中,尽管配属了步兵部队并根据斯大林格勒等城市作战经验组织了强击群,但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为了保证向市区挺进的速度,朱可夫将方面军预备队——戈尔巴托夫将军的第3集团军沿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路线投入交战。

此时的围城中,不管德军的兵力是9万、12万还是20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强大的苏联攻城部队面前,他们处于绝对劣势。到了4月26日,直接攻击柏林城的苏军共有464000人,装备12700门火炮和迫击炮,2100门火箭炮,1500辆坦克、自行火炮。天空已经成了苏联飞机的天下,他们扫射地面任何一个看不顺眼的目标——仅从兵力对比上来看,就能看出德军的失败近在眼前了。但是,苏军对胜利即将到来的憧憬又一次落空



了。在柏林城高大的砖砌楼房,贴着巴伐利亚啤酒、巴黎美容膏的广告牌和各种宣传品的灯柱之间,残酷的最后战斗开始了。苏联人的坦克开进了柏林,在红军“像辛勤园丁在花园里洒水般”倾泻炮弹的时候,有经验的德军战斗人员则躲到地下室里。而炮击一停止,他们就爬到上面,依托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楼房向苏军射击。由老弱病残组成的国民突击队和“铁拳”再次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而德国空军的88毫米高射炮则成为了苏联坦克的第2号杀手。在碎石成堆的柏林街道里,只要有一辆坦克被击中,其余的坦克就会被堵塞,然后德国人就可以用反坦克火箭弹逐个从侧面加以消灭。在市区建筑内,狭路相逢的两军官兵还展开了刺刀见红的白刃战,一个苏联士兵在把德国人掐死以后,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也被划开……柏林地下的下水道、地铁、地下管道和排水沟也变成了战场,德国人利用这些区域机动兵力,甚至往往能出现在苏军的背后。

4月26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强击柏林作战行动。初期进展较为顺利,但随着与市中心的距离越来越短,德军的抵抗越来越猛烈,苏军的推进速度也缓慢下来,为了支持强击群的战斗,苏军1万多门炮每隔一段时间就同时开火射击。此时,柏林上空已看不到美英轰炸机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涂着红星机徽的苏军强击机和轰炸机。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负责从柏林的东面、北面和西北向柏林市区攻击,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从柏林的西面和南面向柏林市区进攻。柏林市区被施普雷河一分为二,全长数十公里。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沿着兰德维尔运河向着提尔加登攻击。近卫第8集团军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坚守斯大林格勒,立下赫赫战功的第62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有着丰富的巷战经验,特别注意发挥自动火器的近战作用和大威力火炮、坦克炮直瞄射击的毁灭性火力。在4月26日这一天,近卫第8集团军向柏林市中心推进了3公里,在个别地段上推进4公里左右。要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市区作战一般情况下苏军每昼夜只能推进2公里左右。该集团军右翼部队已进至布里采尔—茨维格运河,该运河在特里普托夫公园附近注入施普雷河,集团军左翼以及在主要方向上作战的部队攻占了布里茨和马里恩多夫两市区,并继续沿帖尔托夫运河向前运动。

近卫第8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39、79师各团在强渡帖尔托夫运河后,立即对滕佩尔霍夫机场展开攻击。滕佩尔霍夫机场是当时柏林市能够使用的惟一“空中通道”。为了掐断这一“空中通道”,防止德军将领们乘飞机逃走,苏军用两个师包围了机场。苏军炮兵奉命以火力控制起降场。由于不了解地下机库出口的具体位置,苏军强击支队只好以机枪火力封锁了通向飞机跑道的道路。到4月26日中午,整个滕佩尔霍夫航空港及飞机场,连同地下机库、通信枢纽都被苏军占领。此时,柏林通向外界的所有通道全部被封闭,德军被全部歼灭只是时间问题了。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不但“国民突击队”的防线一步步后撤,4月26日夜,尚有一些坦克的“明赫贝格”装甲师也抵挡不住苏军的压力,开始向A、B防御区内线。不过在选帝侯大街教堂前的广场上,武装党卫队则利用地雷,再一次阻止了苏军以独立重型坦克第34团为先导发起的攻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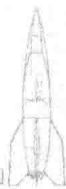
27日,柏林的争夺战已经向市中心一带转移。根据东线战场的丰富经验,苏军在巷



战攻坚中基本依靠强击支队和强击群。强击支队和强击群是指执行强行攻击坚固目标的战斗编组,强击支队通常下设若干个强击群。实际上,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苏军就编组并使用了强击群,这时使用自然也是轻车熟路。

为了对付苏军的强击群和空前强大的火力,德军的防御部队只能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用手榴弹、铁拳、机枪和迫击炮对苏军进行灵活的狙击和偷袭。在街垒固守的部队,特别是庞大的88毫米高射炮,由于行动不便,往往在第一轮战斗后就会成为苏军重炮或强击机的牺牲品。城市作战同样影响德军坦克的机动性,其装甲车辆主要用于在有利地势下进行伏击。由于无法依托街垒或建筑物挡住苏军的去路,因此尽管德军的袭击可以给苏军造成较大伤亡,但对迟滞苏军行动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在4月27日的日终时分,苏军已进至德军的最后防御地区——提尔加登,这里距离包括帝国办公厅、国会大厦等德国的核心权力机构已非常近;近卫第8集团军和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也进入了市中心区,在空军部一带与德军肉搏。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段内,德军虽然也在逐步后退,但战斗同样极为紧张激烈。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已经攻占过很多城市,以往每次都是通过机动和迂回,迫使德军放弃城市。但这次完全不同,每一寸土地都必须一寸一寸地攻占,擅长机动作战的坦克军团陷入了城区作战的泥沼。此时,苏军进攻节奏暂时停顿了下来,整个德军柏林集团已被压缩到市区由东到西的一条狭长地带,这一地带长16公里,宽2—3公里,个别地方宽5公里。

即便在夜间,战斗也没有停歇,从空中飞行员们可以看见苏联士兵手中的火把在黑暗中挪动。不过在残酷战斗中,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逐渐明白:战败不可避免。苏军开始尽量避免从街道上通过,而是在加强的坦克和火炮支援下,逐个房屋的清剿。越来越多的德军士兵被打死在窗户旁,或者和碎石一道被炸上天、被坦克履带碾成肉泥。笼罩在末日气氛中的德国人不仅士气瓦解,有时甚至连做人的尊严也开始丧失。过去道貌岸然的德国将军追逐半裸的女通信员;在希特勒总理府的角落里发生着集体淫乱;酗酒也成了摆脱灭亡恐惧的灵丹妙药。普通市民们对于驻扎的军队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们会招来苏联人暴风雨般的炮击;而一些买卖人则用他们藏着的私货去讨好冲进来的东方征服者,某位德国老板就向红军提供了可口的白面包。柏林的工人阶级似乎多少有些指望,在他们中流行着某个德国女歌手的话:宁可让俄国人贴着我的肚皮,也不愿英国人的炸弹落到我的头顶。这种不怎么令人高兴的俏皮话背后另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让红军以“有教养的姿态”出现,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强奸和掠夺到处发生。现在红军士兵感兴趣的是报复、是发泄,或者是为战后注定艰难的生活创造一点物资保障,而不是国际主义。目睹了柏林地狱般的景象,驻守柏林的炮兵上将魏德林早已对希特勒援军将至的保证失去了信心。事实上,他原来所隶属的第9集团军主力溃败,只有2—3万人(苏联人对这个数字异议很大,认为至多不过几千军人逃脱)得以逃到西方军队的阵地寻求庇护,而温克的“援军”也是自身难保。1945年4月28日早晨,已经另有打算的魏德林开始清点家当。他的第56装甲军还有4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可以使用,处在其指挥下的战斗部队大概有3万多人(大部分国民突击队看来没有包括在内)。魏



德林和他的参谋长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草拟突围计划。计划指出,德国人在柏林坚持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天,弹药即将耗尽,粮食和医疗物资仓库也大都落入苏军之手。为此,魏德林打算把部队分成3个梯队突围。第1梯队包括第9伞兵歼击师主力、“爱德尔”战斗群、第18装甲步兵师;第2梯队包括2个团和空投的海军人员,希特勒的卫队将掩护元首和其他官员在该梯队突围;第3梯队包括“明赫贝格”装甲师和年轻的贝伦芬戈尔将军的战斗群,党卫军“诺尔兰德”第11装甲步兵师,第9伞兵歼击师的部分兵力。突围部队将沿维尔格尔姆施塔特以南的安德尔·黑尔街向城西北冲击,夺取斯潘道南面哈韦尔运河上的桥梁,杀开一条血路突出苏军的包围圈。这些部队有3万人,40多辆坦克强击火炮。当天夜间,德国飞机在柏林空投了6吨粮食,15到20发反坦克火箭弹,这点对魏德林来说几乎和没投一样的物资当然改变不了他的突围设想。22时,魏德林带着计划去见希特勒,可元首拒绝突围。他告诉魏德林,即使逃出柏林,也只不过是“从一个‘大锅’跳到另一个‘大锅’”。而且作为德国国家元首,他也不能容忍待在露天或者农舍里坐以待毙的命运。希特勒宁可在他的总理府去迎接最后的时刻。

4月27日起,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5个集团军已把提尔加登沙洲团团围住,4月28日,苏军大大压缩了对提尔加登的包围圈,几个集团军全部压在河岸上进行强渡的准备。在准备进攻的时候,苏军各部队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不要心疼炮弹,也不需要节省子弹,迫击炮弹和手榴弹要尽可能使用。”苏军也要毕其功于一役,使出全部的本事来了。苏军“以强制胜”的作战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近卫第8集团军面前的兰德维尔运河上,只有一座拱形大桥完好地保留着。4月28日夜间,苏军通过往河里扔装有刨花的麻袋的办法,制造了强行泅渡的假象,引诱德军开火,从而摸清了对面德军的火力配备情况。清晨,苏军炮兵将侦察到的德军火力点全部摧毁。但是有几辆德军“虎”式坦克,隐蔽在纵深防御工事中未被发现。当苏联坦克刚刚开上拱形大桥,立即遭到了“虎”式坦克的射击,两辆坦克当即被击毁。吃了亏的苏军坦克兵把被打坏在桥面上的坦克拖回来后,决定采取一种从未使用过的烟幕掩护法。他们在坦克上挂满发烟罐,点燃后直冲桥头。被搞得目瞪口呆的德国人还没缓过神来,苏军坦克已经冲过了大桥,在河对岸取得了一个立足点。

在提尔加登沙洲的北面,突击第3集团军的步兵第79军受命向施普雷河南岸的国会大厦地区进攻,这是一支刚刚投入战斗的新锐军。第79军军长佩列韦尔特金将军把强渡施普雷河夺取国会大厦的任务交给了步兵第171师和第150师。此刻除了提尔加登一带外,柏林市区的德军的抵抗已基本失去了组织。4月29日零时30分,苏军第171师和第150师开始强渡施普雷河。第171师经过1小时激战,渡过了施普雷河。第150师到凌晨的时候也强渡成功。这时,挡在苏军进攻部队和国会大厦之间的是昔日党卫队队长希姆莱掌握的内务部所在的吉姆勒宫。4月29日白天和夜间,第171师和第150师的两个团为夺占内务部大楼展开了激烈战斗。苏军在这里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到29日午夜,苏军在又投入1个团的兵力之后才彻底占领了大楼。与此同时,东面的突击第5集团军在渡过施普雷河后,把在政府区顽抗的德军分割成了几部分;西面的第47集团军占领了

哈韦尔河西岸的波茨坦、施潘道一线,彻底封死了德军向西突围的道路,提尔加登被彻底孤立起来了。就在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部队取得重大进展的4月28日24时,大本营传来的一纸命令却使先前心情愉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心头布满了愁云。该命令划分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最后的战斗分界线,它经腾珀尔霍夫车站、维克托——刘易斯练兵场至萨维尼亚车站,往下沿铁路经过沙尔洛腾堡、韦斯特克罗伊茨到鲁列本车站。这条“残酷”的战斗分界线将柏林市区几乎全部重要的德国首脑机关都划到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进攻地带以外。然而,科涅夫此时根本不敢向因进攻进度缓慢而早已不耐烦的斯大林申辩。看来,斯大林还是想把攻克柏林的最大桂冠戴到他的副手——朱可夫头上。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毙命。对于他的死亡方式,东西方将展开一场激烈的、至今也没有最终答案的、而且多少有些无聊的争论。就在希特勒享用最后一顿午餐的时候,苏军步兵第79军所属步兵第150师和第171师开始了夺取国会大厦的战斗。国会大厦位于提尔加登中央公园的东北角,靠近勃兰登堡门,是一座有圆顶的大楼,由于受到了多次轰炸,已变成了空荡荡的庞然大物。大厦内大约有1200—1800人左右的德军部队,主体是党卫军“诺尔兰德”师的一部分兵力和第18装甲步兵师余部防守。4月30日11点,苏军开始了进攻前的火力准备。炮火急袭后,第150师和第171师的强击支队发起了冲击,企图从三个方向冲进国会大厦。但是未得到可靠压制的德军火力点立刻喷射出猛烈的火力。苏军士兵纷纷中弹倒地,掩护出击的十几辆坦克也被反坦克炮击毁大半,第一次冲击失利。

下午13点,苏军89门火炮、自行火炮和火箭炮对国会大厦暴露的火力点进行了30分钟的直接瞄准射击。国会大厦的墙面顿时变得千疮百孔,用砖石堵住门窗构成的火力点连同后面的士兵都被炸碎,在大厦厚实的墙面也被炸开若干大洞。趁着德军火力被压制的时候,苏军各强击支队在坦克23旅十几辆坦克掩护下重新发起冲击。他们利用空地上的障碍物和兵器残骸作掩护交替前进,避开德军正面火力,缓慢地向大厦推进。终于在14点25分,步兵第171师由萨姆索诺夫上尉指挥的一个营和第150师达维多夫少校和涅乌斯科罗耶夫大尉指挥的两个营,冲进了国会大厦。突入的苏军立刻分成小组逐层肃清大厦各层的德军。双方在房间内、楼梯上、走廊里展开了激烈的近距离交战。几乎动用了所有类型的武器,从匕首、刺刀、手榴弹直到重机枪、火焰喷射器。自动武器像刮风一样狂扫,大厦的墙壁全都变成了蜂窝状。急红眼的德国士兵把本来是“坦克杀手”的长柄火箭弹也用来对付苏军步兵,向冲进来的苏军分队胡乱喷射,击中的地方不是一片血雾就是轰然一个大洞。由于面积太大,苏军攻进来后,也只能攻占一块地方巩固一块地方,不可能像别的建筑物那样一蹴而就。苏军甚至把原来室内战斗根本用不上的重机枪也抬进来,向对面德军猛扫。落到苏军手中的长柄火箭弹也成了德军的噩梦,苏军摸到一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德军发射。在硝烟弥漫光线昏暗的大厦内部,不断有双方士兵从楼梯或楼板上大洞跌下,摔在坚硬的地面上死去。苏军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肃清了大厦下面几层的德军。但据守大楼的德军拒不投降,要与苏军死战到底。



4月30日18点,苏军两个师的增援分队进入国会大厦。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向苏军倾斜。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被打死,德军的抵抗开始减弱了。这时不想在即将胜利的时刻付出更大代价的苏军指挥官,召唤坦克向大厦尚在德军手中的楼层射击。停在大厦前面广场上的坦克立即开火,砖石夹杂着德国士兵的身体四处横飞。苏军的进展大大加快。在4月30日,红军战士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在国会大厦主楼圆顶上升起了突击第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授予的第5号红旗。

30日晚上,总理府里残剩下的人,包括鲍曼和孟克等人开始突围。党卫军“诺尔兰德”师为此动用了5辆坦克:党卫军第503坦克营的2辆“虎王”、2辆“黑豹”、1辆强击火炮、8辆其他装甲车辆,被用于这次突围;参战者中不少于一半是非德国人。但2辆“虎王”据说在通过国会大厦附近的电车轨道时被干掉了;鲍曼死在了突围途中;而被打散的孟克等人则在通过贫民区时看见了工人从窗户里伸出的示威拳头。

苏军列队撤出满目疮痍的国会大厦战场,预示着战争即将结束。在国会大厦的战斗还在进行时,仅仅知道希特勒已死,自己继任为德国元首的邓尼茨,在通过电台“宣誓就职”的同时,向世人宣布:“元首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阵亡。”5月1日凌晨4点,崔可夫在获得朱可夫的同意后,会见了德军最高指挥部的谈判代表克莱勃斯将军。克莱勃斯带来了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并要求停火。由于克莱勃斯在无条件投降问题上作不了主,只得返回向戈培尔请示。5月1日,苏军步兵第416师与德军“明赫贝格”师激战,该师不足一营的剩余部队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街垒和动物园的地堡里,进行着最后有组织的抵抗。有资料显示,来自波兰的IS-2坦克和坦克手,也参加了这里的战斗。中午,德军最后1辆虎I坦克被丢弃在距离勃兰登堡门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最后一门PAK40反坦克炮也被摧毁,失去了坦克的党卫军坦克手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步兵武器,与步兵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战斗。傍晚这里的德军被歼灭,一面红旗插在了勃兰登堡门上的青铜四驾马车上。入夜,苏军用1.8吨炸药炸开了特拉特隧道顶部,用水淹没了这里仍在顽抗的德军。5月1日18点,返回地下室的克莱勃斯有了回音,表示德军最高统帅部拒绝无条件投降。此时,柏林市内只剩下个别地方还有德军在凭借为数不多的弹药固守在孤零零的街垒或大楼中,成了红色海洋中的孤岛。18点30分,苏军所有火炮一齐向德军阵地开火,明确警告德国人不投降只能自取灭亡。5月1日晚,苏军最后肃清了国会大厦的残敌,乌克兰第1方面军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市内很多地方会师。5月2日零点40分,苏军电台收到了德军要求停火的呼叫。早上7点左右,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上将来到了崔可夫的指挥所。他告诉崔可夫戈培尔已经自杀,然后向柏林城防部队下达了立即停止抵抗的命令。

5月2日15点,柏林城防部队全部放下武器,柏林巷战和整个柏林战役宣告结束。

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重要战役。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在战役过程中自杀,战役结束时,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德国无条件投降。这次战役的胜利结束,标志着德国法西斯的彻底灭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十七) 血战白山黑水

乐北平原的老北风,寒肃而又凛冽。漫天黄尘飞沙,卷飞起 1948 年冬天的最后一批枯枝败叶,呼啸着扑向山城,扑向山海关。

“天下第一关”的牌匾下,山海关城楼的门洞上,挂着一块比“天下第一关”的牌匾还要长的牌匾。

“欢迎大军入关”六个巨大红字。

城楼上、城垛上、城墙上、城墙旁的民房上,站满了手持小纸旗,欢呼雀跃的市民。

浩浩荡荡的东北野战军像声势浩大的滚滚铁流涌进山海关。

林彪的吉普车从“天下第一关”牌匾下,从“欢迎大军入关”的牌匾下,从山海关的城楼门洞中驶过,入关,停住。

林彪走下车,转身,抬头,望着“天下第一关”。

就在二十天前,杜聿明也从山海关经过,他不是走陆路,而是从天上。

他从天上下看山海关时,是泪眼迷蒙,腰背佝偻,肝肠寸断。

三年前,他率往关外的国军中精锐中的精锐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九十四军,几乎全部烟灭灰飞;短短 52 天,60 余万大军,逃出关外的不足 5 万。

难怪蒋介石憾极、哀极、恨极地咆哮怒骂:“林彪是四期的,可你们全是一期的,全是一期的……”

1948 年 9 月 7 日,哈尔滨双城,东北野战军指挥所。

林彪司令员伫立在《东北地区敌我态势图》前,犀利而深邃的目光在红色箭头与蓝色块状间来回扫视。罗荣桓政委坐在长条桌前,微蹙着双眉,咝咝地吸着烟,他正在思考着东北战局的有关重大问题。刘亚楼参谋长手持电报,推门进屋。

“林总、政委,军委来电了。”刘亚楼边叫边走到桌前。

林彪转身,迈步,落坐在檀木椅里。

刘亚楼站在林彪、罗荣桓的对面,抑扬顿挫地读着军委的电报。

“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灭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你们如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的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于此,你们应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罗荣桓离坐,站起,踱步,像是对林彪,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克锦州,很可能演化成整个东北战局的最后决策。”

“这是掐脖子的办法,可以封闭卫立煌集团在东北,就地各个歼灭。”刘亚楼接着说。

林彪慢悠悠地嚼着炒黄豆,深思着整个战役的决心和部署。他嘴里的炒黄豆越嚼越慢,慢至停止。他倏然站起,走到“敌我态势图”前,凝视着北宁线。

北宁线是连接关内外的重要陆上通道。国民党军为确保对该线的控制,在该线咽喉城市——锦州设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指挥所主任,指挥第六兵团所辖第九十三军2个师,新编第八军3个师及原属六十军的1个师,连同特种兵部队共13万人,对锦州实施坚守防御。还以第九十三军1个师位于义县,新八军1个师位于高桥,第五十四军3个师位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五军3个师位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一线。另以华北“剿总”所属第六十二军等部4个师据守唐山到昌黎一线,以控制关内外通道。

攻打锦州是一步险棋。但要实现军委的战略意图,这个险应该冒,必须冒,值得冒。林彪薄薄的嘴唇抿起,又松开,又抿起。他转身看一眼罗、刘,胸有成竹地说:“北宁线作战,最主要的关键在能以奔袭动作将锦州以南和以北的敌人堵住切断,我军第一步就能歼灭五城之敌,第二步即能将兵力集中起来攻锦州和打增援。”

罗、刘完全同意林彪的意见。当日,即向各纵队、各师下达了北宁线作战政治动员令。

9月10日,明确了整个作战部署和各纵队的作战任务。

9月12日,各部队以奔袭动作向北宁线锦州外围诸点展开攻势。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及炮兵旅出击昌黎至兴城一线之敌,拉开战役帷幕。当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炮兵旅包围了绥中、兴城等地之敌。驻锦西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军急速调兵向南增援。在给援敌以坚决打击后,主动撤兴城之围,集中攻击绥中之敌。13日,第十一纵队连克石门、安山、后封台等车站。14日晚又占领昌黎县城,接着继续东进,分别攻取留守营、烟筒山、北戴河、起云寺等地。第四、第九纵队于9月11日分别自台安、北镇地区出发,于16日包围义县,迅速切断了义县与锦州两地国民党军之联系。第八纵队由八面城出发,经彰武、北镇插至锦州以北,在第九纵队配合下,25日攻占了葛王牌、帽儿山等要地,歼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二师2个团级大队。自四平地区南下的第七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27日攻占高桥和西海口。28日,第九纵队和炮兵纵队以猛烈的炮火突然袭击锦州机场,当即击毁飞机5架,控制了机场,切断了国民党军向锦州运送援兵的空运通道。10月1日,第三纵队、第二纵队第五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坚固屏障义县,全歼守军万余人。

10月1日,林、罗、刘、谭(政)向部队发出关于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

10月2日,正当东野将士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乘胜进击的关键时刻,林彪在彰武车站却因接到国民党第五军及独立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情报,而开始动摇攻打锦州的决心,并擅自发报军委请示改打长春。

罗荣桓十分恼火,走进林彪的车厢,严肃地说:“部队已经摆开,回头打长春,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锦州与锦西只有 50 公里,无险可守。我一个纵队要阻挡住敌人强大的兵团,你有把握吗?”林彪吃着炒黄豆问罗荣桓。“把围困长春和沈阳的主力抽调几个纵队过来,”刘亚楼插话说。

“那样的话,长春之敌势必乘机突破,沈阳廖耀湘兵团长驱西进,葫芦岛之敌向东攻击,如果锦州久攻不下,我们将受到东西夹击,重蹈四平覆辙。太冒险了!”林彪加重语气说。

刘亚楼看一眼林彪,提醒说:“问题是军委指示我们打……”

“我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怎么吃?”林彪霍地站起来,打断了刘亚楼的话。

罗荣桓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点燃一支烟,和缓地说:“敌人增兵葫芦岛,确有很大的冒险性。不过,毛主席早在今年二月就定下夺取锦州的决心。”罗荣桓瞅一眼林彪继续说,“要说冒险嘛,值得去冒!眼下,正处在紧要关头,应当义无反顾!”

林彪薄薄的嘴唇抿起缓慢地松开:“让我考虑考虑。”说毕,转身走出车厢。

彰武车站月台。北风呼啸,尘沙飞扬。林彪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微眯双眼,低头来回踱步。

罗荣桓走下车,走到林彪身边,陪着他一块踱步。

林彪越踱越慢,步子越走越小,停住,转身,大声喊:“刘亚楼。”

“到。”刘亚楼应声,跑步来到林彪面前。

“我作如下部署调整。”林彪胸有成竹地说,“四纵、十一纵加 2 个独立师,强化锦西和塔山防线;二、三、七、八、九纵队加六纵十七师攻打锦州;十纵加 1 个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十二纵加 9 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五纵六纵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一纵为总后备队。”

“炮纵加在锦州旁边。”罗荣桓补充道。

中央军委接到林、罗、刘决心仍攻锦州的电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调整后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1948 年 10 月 8 日,葫芦岛。国民党“重庆号”军舰。

蒋介石身穿笔挺的军服,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他扫视一眼围坐在长条桌前的各位将军,自鸣得意地说:“林彪在 350 公里宽的正面摆开了架势,又亲自来到锦州,企图掐我们的脖子,来势不小呀!”蒋介石戛然而止,望了大家一眼继续说,“我看林彪太天真了一些!2 日,我在沈阳已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向西打,葫芦岛增兵向东打,东西合击,一举歼灭林彪。”

蒋介石倏地站起,走到大幅地图前,指了指红蓝色箭头,振振有词地说:“东西合击林彪主力,这是个锁链式的整体构想。最关键的一个关口,能否如期攻占塔山。”

塔山是锦西至锦州的濒海走廊,是国民党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增援锦州、东西夹击东北野战军的战略要地,举足轻重,非同一般。

侯镜如离坐,站起,立正,挺有把握地说:“我东进兵团有 11 个师,拿下塔山没有问题,请委员长放心。”



蒋介石颌首,微笑,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有空军优势,海军优势,在海空军的配合下,是完全可以赢得胜利的。我预祝你们成功!”“我们空军一定全力以赴配合侯司令作战。”空军司令周至柔站起来表态。

“嗯!”蒋介石微微点了一下头,把火辣辣的目光移到海军司令桂永清身上,“桂司令,你们的舰炮能打到塔山吗?”

“能!”桂永清肯定地回答,“我们装备的所有舰炮都能打到塔山。”

“全部打出去!”蒋介石恶狠狠地说。

10月10日,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在7架飞机、两艘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掩护下,轮番向塔山阵地实施猛烈进攻。国民党暂编第六十二师、第八师向塔山正面解放军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四团阵地进攻,并以1个营乘渔船袭击打渔山;第一五一师进攻白云头之泉眼沟解放军第三十六团阵地。解放军指战员顽强阻击,一次次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13日清晨4时,侯镜如采取中间钳制、两翼突破战术,在东端高家滩铁路两侧和两端的白台山,以4个师发起大规模冲击。程子华兵团与敌展开激烈争夺,经浴血奋战,白刃相搏,阵地寸土未失。14日,侯镜如又以4个师沿8公里正面再次猛烈冲击,解放军以短促火力结合阵前反击杀伤敌人,坚守阵地。15日拂晓,侯镜如又展开5个师的兵力,企图乘阻援部队疲劳实施突袭。阻援部队紧急应战,与敌短兵相接,勇猛拼杀。扼守白台山以东塔山堡等主要阵地的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四团,面对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和“敢死队”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英勇抵抗,坚守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被授予“塔山英雄团”光荣称号。

10月8日,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开始由新民、辽中分路西进。中央军委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认为“西进兵团”进占彰武是想用取巧办法解锦州之围,但实际上却将增援主力置于无用之地,这对东北野战军主力攻锦并非不利。因而要求“东野”以积极动作拖住该援敌,在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的统一指挥下,对“西进兵团”采取纠缠扭打、滞留牵制的方针,不仅迟滞了“西进兵团”援锦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攻锦作战,也为下一步围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有利态势。

10月14日,“东野”攻城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500多门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工事连续轰击,很快在一些地段打开缺口,同时,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火力。上午11时,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和坦克支援下,全线发起猛烈冲击,迅速突破城垣之后,北集团第二纵队沿惠安街、良安街插入;第三纵队主力由伪省公署东侧越墙入城;第六纵队十七师也从康德街、大同街相继突入市区。南集团第七、第九纵队涉过小凌河,同时突破锦州南面城防,向市区纵深攻击。15日拂晓,各路攻城部队先后在白云公园、中内银行地带会师,摧毁了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及第六兵团部。当日下午,锦州新市区战斗结束,老城区万余名残敌困守,激战到18时,全歼老城残敌。历时31小时的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共歼敌10万余人,俘获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

锦州城破,长春濒临绝境,郑洞国惶惶不可终日,在蒋介石的催促下,企图实施先东